

## 生活随笔

## 城市笔记

## 以妻为师

文/星 耀



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,背后往往都是以爱、信任、包容等为底色的故事,而在我家,还得浓墨重彩地加上一笔,就是以妻为师。倒不是我刻意抬举妻子,而是她在很多方面,确实当得起我的“师傅”。

先说厨艺吧。在妻子去企业上班之前,我是个饭来张口、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宅男。生了二胎之后,迫于经济压力,妻子去考了会计证,在企业谋了份差事,以维持生计。老妈帮着我们带娃,这样一来,家里就缺个做饭炒菜的。没办法,只好由我这个宅在家里做网店,从没摸过锅碗瓢盆的人,勉为其难地担起这个责任。我苦着脸说,我不会。妻子安慰道,谁天生就会?慢慢来!我说,咱笨手笨脚的,饭烧糊了菜炒焦了,你可别嫌。妻子说放心吧,我手把手教你,学不会,不收学费。话说到这份上,不好再拒,就这样,我随妻子学起了厨艺。按妻子的意思,做菜先学烧鱼,只要会了这个,再做别的菜就能举一反三。于是我跟着她,从杀鱼、清洗,到热锅、炸鱼,再到水加多少、放啥调料、火候大小,一步一步学起。俗话说:“看着简单,做起来难。”这话用来形容烧鱼最恰当不过:好好的鱼,要么火大炸焦,要么鱼皮粘锅、丢尾掉头,至于咸了淡了,那都不算啥。好在妻子不厌其烦地教我,并总能及时地指出我在做菜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。在妻子这个做菜好手的精心调教下,我进步很快,不多久就“出师”了。当妻子吃着我做的各色家常小菜,调侃“徒弟胜过师傅”的时候,我都会抱拳谦笑道,哪里,哪里,全是夫人教得好!

跟着妻子学厨艺,说不上出息,却合于情理。可在我家,还有另一项本事——开车,我的车技大半也是和妻子学的。“胆小,脆弱,遇事易紧张、激动,误把油门当刹车。”这些个毛病,我全都有,以至于在驾校学车的时候,教练就断言,我的这种心态根本不适合开车。后来虽憋着一口气,凭着谨

慎的作风,加勤学苦练,硬是把驾照给考下来了,但说实话,独自驾车上路,那是万万不能的。从驾校“毕业”开始,每逢练车,非得把妻子拉出来,既当陪练,也壮胆气——彼时妻子已考取驾照好些年。

在陪练的日子里,妻子就“钉”在了副驾的位置上,一板一眼地教我如何用脚尖控制油门和刹车,方向盘啥时打小圈,啥时又该打大圈,如何用好后视镜和转向灯,啥时候能超车,该怎么过十字路口,等等。平时看着温柔体贴的妻子,在这时,却是一副不苟言笑的表情。我犯错时,她是该批就批,毫不留情。她时常告诫我,安全第一,慢点再慢点。永远不要觉着自己老司机,更不能三心二意!得益于妻子的苦心指点,个把月后,我就敢独自上路了,换作以前,是想也不敢想的。如今,每逢节假日自驾出游,大多由我负责开车。有时候,当我开得忘乎所以(譬如不停地超车)的时候,妻子就会友情提醒:“慢点开,别嘚瑟!”

还有,不怕你们笑话,家里的水电、煤气管子,甚至门锁、马桶坏了,多数情况下,都要等着妻子来修——实话实说,托妻子的巧手,我们家着实省了不少水电人工的费用,而笨拙的我,一般是站在旁边递工具,打打下手。

妻子不仅是生活技能方面的好老师,也是我为人处世的良师益友。在她的影响下,以前浮躁、易怒的我,逐渐变得宽容、平和。至于妻子是什么样的人,不表太多,只叙小事一则:妻子喜爱小动物。很久以前,偶得仓鼠一只,养了一年有余,后因事忙疏忽,小鼠不慎冻死。妻子为此伤心许久,发誓再也不养活物。是的,她就是这么一个内心柔软、善良的女子。

世上的学校,都有学制;而婚姻这所“大学”,却没有毕业之时。我只希望,能做妻子一生一世的学生,而她,能当我一辈子的老师。

## 修鞋匠

文/林丛中

修鞋摊就摆在桥堍边人行道的拐角处,那是一个简易小阁屋,有一人高,两平方米多,墙上挂满了各样的修补用品,地上摆着:一台补鞋机,一块“工”字形的黑铁钉垫,一个包裹着皮料等各种零碎件的塑料口袋,一个木头盒子里放着胶皮、线轴、鞋跟、刀剪、胶水等。这些就是修鞋匠养家糊口的重要工具。他坐在小马扎上,旁边放了一张矮木凳子,供修鞋的客人坐。

修鞋匠是一位中年男子,姓杨,他坐在马扎上,用布满老茧的手捏着粗糙的缝鞋线上下翻飞。他一手扶着鞋跟,一手摇动转轮,几声金属响动,又几声上下响动,很快鞋子就在他手上“活”了过来,变得完美无缺。

“杨师傅,我的鞋掌磨掉了,你看能不能修一下?”我上前问道。

“可以,请稍等会儿啊!”他嘴里答应着,双手却依旧忙碌着。我索性坐在门口的矮板凳上,看着他修鞋。两三分钟后,他麻利地剪掉线头,把修好的鞋子递给了在一旁等待的女子。

“师傅,多少钱?”女子问。

“三元!”女子递过去五元,转身便要走。修鞋匠拦住她并执意找给两元: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!”

一次,我爬山时不小心踩到一块尖锐的石头,运动鞋鞋帮和鞋跟立马分了家,夫人劝我丢掉这双鞋,再买一双。可我太喜欢这双鞋了,执意不换,准备去修鞋摊试试看。一路上,我心里不停地嘀咕,这鞋还能修好吗?

到了修鞋摊,简陋的环境增添了我心中的疑虑。我将鞋递给杨师傅。只见他用抹布擦拭了一下鞋子,就开始摆弄起来。他先用小锉子将鞋跟需要粘补的地方锉毛。鞋跟凹进去的细小缝隙中夹着些小石屑,他就用一个锥子模样的东西将它们一点点地挑出来,然后倒出胶水填滴进这些缝隙中,用手捏捏,胶水很快便凝固了。他小心翼翼,一脸庄重,眼中流露着专注的光芒,这目光中饱含着他对职业的热爱和一丝不苟。鞋子修好了,很牢固,一问价是三元钱,我很满意。从那以后,我家里的鞋子一旦坏了便去找他修。

依稀记得,杨师傅的修鞋摊开了有十多年了。除了修补鞋子,他还是全能的,无论雨伞坏了,拉链坏了,还是裤子或书包开线了,只要把“困难”给他,统统都能解决。年复一年,边上的店家换了一家又一家,唯有杨师傅的修鞋摊生意稳定。每次路过,总能看到杨师傅正低着头,专心致志地帮人修鞋补鞋。

只见他腿上铺着块帆布,左手拿着鞋子,右手在鞋子上灵活地穿针引线,神情里满是专注,不放过任何一个瑕疵。不一会儿,鞋子上完线,他小心剪去多余的线头,在上线处加一层胶水,确定牢固了,才把鞋子交还给顾客。杨师傅手艺很好,他手中修过的鞋子,看不出补过的痕迹,故而找他修鞋的人很多。

有一次,我来到修鞋摊。“大叔,你又来修鞋了?”“对呀,杨师傅,又来麻烦你了。”他呵呵地笑起来:“怎么叫麻烦呢?为你们修鞋是我的快乐。小时候我就喜欢看家门口的修鞋匠修鞋。因为兴趣,后来也做了这行。”杨师傅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对自己职业表现出由衷的热爱。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修鞋匠的初心吧!

如今,许多人鞋坏了就扔,极少有去修补的,自然很少有人光顾修鞋摊了。像杨师傅一样的修鞋匠们,生活不易,仍坚守职业本行,以那颗质朴的初心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,着实令人钦佩。